

亦舒作品集

花解

语

亦舒

- ◆ 故园
- ◆ 黑羊
- ◆ 忽而今夏
- ◆ 花解语



南海出版公司

花
解
语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亦舒作品集/亦舒著. 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 2003.2

ISBN 7-5442-1830-9

I. 亦… II. 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4342 号

花解语

作者 亦舒

责任编辑 袁杰伟

封面设计 金康
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5350227

社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河北省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50mm×1168mm 1/32

字数 520 千字

印张 19

版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7-5442-1829-5/I·430

定 价 28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 录

故 园 / 1
黑 羊 / 157
忽而今夏 / 281
花解语 / 449

◇故 园

夏铭心一向喜欢看报纸上的分类广告,她一直觉得小小一格格广告文字中有大量社会现象缩影。

经济不景气,大家便卖房子,出让生意,征求职位,一日一富庶起来,分类广告又是另外一番面貌,到处有人聘请保姆、司机、补习老师。还有,各种猫犬、奇花异卉,统统在找买主。

这一天早上，她斟了一大杯热茶，坐下来，摊开报纸，阅毕头条副刊，便读起分类广告来。

“海关充公未完税珠宝拍卖”。

“免费吃寿司：一小时内可吃八十件者免费，五十件半价，三十件七折”。小派三三三六二式串街，为薄，聊建凉茶百联会原创

这些都是不景气的表示,世界经济一环扣一环,东南亚国家一个骨牌似倒下来,很快影响到太平洋另一端。

然后,铭心看到一段十公分乘六公分大小的启事。

“宁静路一号故园遭银行取消赎回抵押品权利，举行拍卖，室内家俱杂物由星期一至三公开发投”。

铭心的耳畔嗡地一声。

忽然之间,她什么都听不到了。

她胸口作闷，半晌，才能够站起来，走到铎盘面前，将嘴巴里的一口茶吐出来，接着，她揉了揉面孔，敷一点冷水，吁出一口气。

故园。

她回到早餐桌子上,再凝视报上广告,用食指搓了搓白纸上黑字,证明是真的,不是有人开玩笑。

她立刻淋浴更衣,取过车匙出门去。

没有家室就是这点好,爱跑到什么地方大可以马上出发,毋需向任何人交待。

车子一上公路铭心更加迷惘,往故园的路她实在太熟悉了,闭着眼睛也可以驶得到。

宁静路离开市区约莫一小时车程,它的尽头便是故园所在,故园位置奇突,座落在一个小小半岛上,占地五亩左右,对牢太平洋,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天地。

铭心第一次来到故园,情绪十分激荡,她简直不相信这种世外桃源式的住宅会是真的。

跟着接触的人与事,改变了她的一生。

奇是奇在,一切也是因为分类广告而起。

五年前的一日,她刚考完毕业试,刚取到文凭,正闲着,想找工作,在中文报纸上看到这一段广告。

“诚聘会通话家庭教师,薪优,请电九二六三三三张小姐。”正是这一段广告使她踏进故园。

夏铭心的车子在公路上飞驰,一刹时酸甜苦辣,很难分辨心中是什么滋味。

她一定要赶去看个究竟。

一驶进宁静路已经嗅到盐香,这是近海空气的特色。

铭心看到空地上停着许多车子,啊,原来今日是拍卖品预展,有不少人已闻风而来。

她静静把小车子停好,信步走向大门。

抬头一看,大宅损坏的程度叫她吃惊,外墙本来是鸽灰色,配乳黄大柱,现在霉斑处处,雨水渍子一条条自屋檐挂下来,像永恒的眼泪。

多久没有维修,怎么豪宅刹时间变成颓垣败瓦?

铭心张大眼睛,手心冰冷。

屋主人呢，他们又在何处？

有人客气地说：“小姐，这边。”

呵，她站着不动，身后有人不耐烦了。

她只得走进屋内。

拍卖行已经占据了整座大宅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标签，人头涌涌，正在参观、估价、评头品足，大厅中央放着一排排座椅，拍卖台高高在上。

所有灯饰摆设字书都被除下集中在一处按件出售，铭心内心恐惧悠然而生。

啊，不要说是一个人，连死物也会堕落。

她身不由主，离开闹哄哄人群，往楼梯上走去。

有一个穿制服的护卫员上前阻止，“这位小姐，游客止步。”

铭心抬起头，低声说：“我以前……住在这里。”

也许因为她长相秀美，衣着得体，也许护卫员也为大宅破落的情况伤感，他嘟囔说：“给你十分钟，小姐，别累我丢了工作，”他给她通融。

“是，谢谢你。”

楼梯光井向着海，一路有窗户，建筑师别致的设计使上落楼梯变作一种享受，自外边看，光井似一座小小高塔，正是故园最突出一角。

一楼是孩子们的寝室，二楼是游戏室及私人会客室，顶楼才是主卧室。

下人的独立宿舍在大宅之后，可是故园没把夏铭心当下人，她的寝室在走廊最后一间房。

她轻轻走近房间，推开房门。

呵，整整五年仿佛没有过去。

此刻房内堆满旧床褥，纱窗帘破损，木地板上有水渍，一扇窗户的玻璃窗已经打碎，长窗外小小露台上的盆栽也枯萎不堪。

可是铭心仿佛还听见一把清脆的声音咕咕地笑，喊她：“铭心，铭心，你为谁刻骨铭心？”

铭心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落下来。

故园每一件家俱摆设都是宝贝，她记得睡过的小铁床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，地板上有一朵朵手绘的茶花。

铭心黯然。

门口有人说话：“你找谁？”

铭心脱口而出，“屋主人呢？”

“一早搬走了。”

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小姐站在门口。

铭心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拍卖行推广人员林栩琪，你呢，你又是哪一位？”

“我是故园旧友。”

她笑，“怪不得在此触景生情。”

铭心无奈，“请问有无卓家诸人下落？”

不料林小姐反问：“故园的主人姓卓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，我们一向对物，不对人。”

她接着说：“大宅无商业价值，将拆卸建渡假村，可惜东南亚货币贬值潮席卷全世界，投资商大感踌躇，计划押后。”

铭心又受到一次打击，“拆卸，不是复修？”

林栩琪大奇，“复修，谁来住这种大而无当的屋子，十个工人日夜服侍它都不够呢。”

对，她说对了，从前卓家的确拥有七八个工人，不是侍候人，而是打理屋子庭园。

林小姐问：“看中什么没有？”

铭心摇摇头。

“他们好似什么都撇下不要，走得十分匆忙，杂物全部留下，连皮鞋手袋都一大堆，我们笑说，这次拍卖可能是十年内最大的杂物

贱卖。”

铭心需大力吸一口气才能镇定下来。

“有无时间？我请你喝咖啡。”

林小姐非常客气。

铭心只得随她离开二楼。

林小姐又说：“美丽的古老大屋……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？我不是，改建成廿多个酒店式单位多好，地政部已批准更改土地用途。”

铭心不语，低着头走到楼下，被人群一挤，失去林小姐踪影，铭心松口气。

她走到偏厅去，无意听见两个中年生意人的对话。

那两人肆无忌惮在抽雪茄，空气中一股辛辣味，其中一人说：“地库的桌球台我已订下。”

另一人不以为然，“庞然巨物，放到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那两个孩子喜欢桌球，你呢，看中什么？”

“现在最好，经济衰退时现款是皇帝。”

“这是事实，尤其是港元，那是现今世上唯一与美金挂钩的币值，誓死不贬值，政府不惜赔上整个都会的经济捍卫，非常矜贵。”
他干笑数声。

“还是美元最厉害，它爱升便升，爱跌便跌，袋里不可少美金。”

“真是，你试跑到日本、阿尔及尔、智利、毛利求斯、哈里，人人只认得绿背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快去换美金吧。”

铭心说不出的烦腻，刚想走开，他俩的话题一转，又把铭心留下来。

“你认识卓世光吗？”

“卓氏很少参加社交活动，十分低调。”

铭心牵牵嘴角，心想：阁下还不是那个级数，尚无资格同卓家

往来。

“卓家子女一早移民,并不轻易亮相。”

“卓世光一共有二子二女可是?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现在流落何方?”

“百足之虫,虽死僵,我猜他们没有问题。”

铭心略为放心。

接着,二人各打了一个呵欠,“去,打高尔夫去。”

“喂,腰围一日粗似一日,且去活动活动。”

铭心连忙闪在一旁。

她走出园子,更加不相信眼睛,原本绿茵一片,修剪得似地坛似的草地如今像蓬头鬼,还有一搭一搭痲痹,竟失修到这种地步,一地是蒲公英。

铭心双手颤抖,不忍再看下去。

荷花池早已抽干,一列各种海棠被人连根拔起偷走,只剩下一个个泥洞。

铭心渐渐愤怒,握紧拳头,人,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!为什么不好好保卫家园。

终于她长叹一声,穿过客厅,预备离去。

忽然看到一双竹箩内堆放着一叠银相架。

镜框内没有照片,可是铭心认得它们,那是二小姐元心一直放在窗台上的照片架。

她轻轻拾起它们。

身后有声音,“要不要预留?”

是林栩琪。

铭心连忙点头。

“请过来填写表格,标个出价,如无人高过你的数目,我们派人送到你处。”

铭心填好表格,把银相架放回原处,忽然发觉照片仍然在镜框内,只不过被人反转来放,她十分震惊,连忙拆开相架,打开一看。

哎呀!铭心再也忍不住,眼泪簌簌落下,可不正是卓元心。

少年的她长发飞扬,坐在白色的游艇甲板上,笑容如阳光般灿烂,搂着元心肩膀的是她二哥元声。

这正是他们一家最繁华的时刻,铭心连忙把照片反过去放好,不,不能给它们落在旁人的手上,她一定要投得这一批银相架。

她踉跄地走到停车场,上车飞驰而去。

回返家中,铭心倒在大沙发里,脑子里先是一片空白。

她紧紧闭上双目,过片刻,回忆忽而纷沓而至,一起涌到,混乱不堪。

“你是谁,夏铭心?”是元声在发问:“怎么会有那样动人的名字?”

“铭心,请过来帮我拉裙子拉链。”是元心甜腻的声音。

还有,“夏小姐,除出教普通话,别的,不管你的事。”这样不客气,当然是大小姐元华。

那么,还有一个人这样同她说:“铭心,你看清楚没有,现在,你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了吧。”

铭心用手紧紧掩着面孔,呻吟起来。

然后,过去一幕幕,她以为早被亲手埋葬的旧事,又逐渐有条理地冒现。

五年前的暑假,夏铭心拨电话给故园的管家张小姐。

“我来申请普通话教师一职。”

“那张小姐的声音骄矜而苍老,完全不似一位小姐。”

只,“我们要的,不是普通的家教。”

铭心立刻说:“我有卑诗大学语言学位,专修中国方言,并且有教学资格。”

张小姐意外,“呵,失敬失敬,那么,请你明早十时正到宁静路

一号故园来面试。”

张小姐十分爽快,说完立刻挂上电话,像是忙得不得了,不知有多少重要的事等着她去做。

铭心连忙找出地图,查看宁静路的位置。

哗,那么远。

铭心不禁躊躇。

教普通话,能收多少酬劳?交通往返费事,来回得花三两个小时,怎么算法?

不如推掉算了,况且,天又下倾盆大雨,明早也不会放晴。

找了许多懒惰藉口,终于还是敌不过好奇心,她第二天一早起来出门。

果然,天绵绵下两。

她转了两轮公路车,还得步行一段路。

半路上太阳探出云外,气氛完全不同。

这才发觉,宁静路是私家路,整条路的尽头,只有一幢鸽灰色的大宅。

铭心被它华贵但不庸俗的气势摄住。

她竟不知道本市有一幢这样突出的住宅,太过孤陋寡闻了,还自嘲是土生儿,本市没有什么瞒得住她。

尚未找到门铃,已经有人打开了门。

一个年约六十岁的女仆看着她笑。

铭心问:“是张小姐?”

“不,我是鲁妈,我负责庭园,张小姐立刻就来。”

她引铭心进会客室。

大厅光洁明亮,处处表现上好品味,没有炫耀的家俱陈设,只觉得悦目舒适,像是建筑文摘中插页。

长窗外碧蓝大海像是跃进户内来,有一株常青藤似童话中约克的豆茎,一路沿着墙壁爬到天花板上。

铭心正啧啧称奇，忽然听得声咳嗽。她转过头去，呵这一定是张女士了。

上了年纪，穿深灰色套装，果然副管家模样，神色精明，正细细打量她。

“夏小姐，请出示你的证明文件。”
铭心笑笑，“我也有几个问题要请教。”
宾主权利相等。

张小姐检查过铭心的文凭，十分满意，嗯嗯连声。

“夏小姐，请讲几句普通话来听听。”
铭心答：“没问题，从现在开始我就用国语对答好了？”

“你会简笔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对繁体字及简笔字的争执看法如何？”

“扫清文盲，人人识字，然后学甲骨文。”

“有见地，你用拉丁拼音教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一个学生，需多久才能学会读写讲？”

“普通话以及读报纸头条，半年时间足够，若要做得精湛，那是一辈子的事。”

张女士目光炯炯，“夏小姐，你少年老成，说话甚有纹理，我决定聘请你。”

“啊，”铭心笑，“我还不知道要教的是什么学生。”

张女士不知怎地，忽然叹口气，“是兄妹三人。”

“呵，什么年纪？”

铭心据实答：“廿二。”

“你的学生，有两个比你大。”

铭心十分意外，“如果是成年人，又有兴趣，更加容易学习，当必事半功倍。”

张女士笑了,“我东家吩咐,交通往来不便,夏小姐可以在这里留宿,我们包膳食。”

“一天教几个小时?”

“上午与下午各一小时,待你的学生没有藉口不上课,还有,薪水同外头的文凭教师相若,六个月后再予调整,你说如何?”夏

铭心答:“实不相瞒,我已申请了政府教席,说不定半年后就得离职。”

管家很爽快,“届时再说吧,我带你去看房间。”

铭心跟她走到二楼,那是走廊最后一间寝室,门一打开,铭心怔住。

这样娇俏的房间真不多见,如果室内装修也可以穿古装,它就是了,家俱床褥窗帘,全部维多利亚女皇时代式样,小小茶几上放着一大瓶深粉红花茶,有几朵不知如何掉在木地板上,铭心俯身去拾,手指尖碰到地上,才知道花朵是绘书,噫,眼睛遭到愚弄。

管家说:“这是元心的创作,一草一木都由她设计。”

铭心转头问:“元心也是我学生?”

“是,她是二小姐。”

铭心又问:“我的课室在何处?”

管家沉吟,“嗯,要不图书馆,否则,就是图书室,你亲自来挑选。”

一看到图书室,铭心兴奋地说:“在这里好。”

大窗户外是蔚蓝天空与碧绿大海,一点阻隔都没有,一大株玉兰树上结着累累深紫色佛手般花蕾,铭心看了只觉心旷神怡。

她笑着同管家说:“在这间图书室,一个写作人当可写作出传世名著。”

张女士嗤一声笑出来,一直绷着五官的她原来有会笑的皱纹,“到底还是年轻,讲出这种孩子话来,世上漂亮的书房有的是,难道每间都坐着一个大作家不成,上帝是多么公平,陋室里多明媚,困

苦中出英雄。”

铭心听了，忽然十分敬重这位管家。

“你几时搬来？”

“明天一早。”

“我差司机去接你。”

“那最好不过。”

张管家忽然问她：“你家境如何？”

“普通。”

“可幸没有负担。”

“对，我顾即行。”

“那也算是福份了。”

铭心好奇问：“我的三个学生呢？”

管家笑答：“两个不在家，一个没起床。”

“明天上课，他们会出现吗？”有点担心。

“不出现，也不是你的错。”

铭心问：“怎么会有兴趣学国语？”

管家诧异反问：“你呢，你又为何学好普通话？”

铭心答：“大势所趋，不论香港、新加坡、台湾，用的都一定是国语，还有大陆市场，谈生意当然是亲自开口的好。”

“这可说得全中。”

铭心由卓家司机送返大学宿舍。

为什么？父母已经辞世的她不想搬到兄长的家去搭住，嫂子冷淡，侄儿顽劣，最不堪的不是需义务替愚鲁儿补习，而是嫂子冷冷一句，“小弟在厕所，你去帮他善后”，不幸失策住下来，地位比女佣还低。

无论如何不能去。

只得一只小皮筐行李罢了，三套衣服，十来本书。

她就是古人口中的布衣，倘若来日考到功名，就立刻身价百